

去年，一位小姑娘告诉我，她打算在2020年2月20日领证，到时候，请我写一篇文章，给她做纪念。

今天，我留言问小姑娘，扯证儿了么？等了许久，她都没有回复。

姑娘是位护士。我们不是很熟悉的朋友。她是通过我的一位医生朋友加我为好友的。印象中，我们的对话不超过五次。一次是她通过我朋友的名片分享和我加为好友时，她告诉我，很喜欢我的文章，尤其是我过去写的那些爱情故事。我礼貌地说了感谢之后，就没有再多说什么。我对自己多年前发表的那些爱情故事，其实是很瞧不上的，别人一提，我就害臊。第二次，是某个深夜，她发了个“锥子便签”给我，我打开读，很清婉的文笔，写的是一个纯美的爱情故事，大约是写她自己的，我猜。我简短地回复她：很美好呀。第三次，是我的散文集《应知不染心》出版后，她表示祝贺。我说：谢

农历正月初七，人日。五十三年前的今天，张恨水先生离开了他爱的也爱着他的万千“匹夫匹妇”。我本拟前往城西的墓园拜谒先生，非常时期，踌躇再三，还是作罢。

庚子新春，新冠病毒作祟，人们打响防疫战，宅在家里，足不出户，自春节过后这已是第七天。想起先生一联——闭户自停千里足，隔山人起半闲堂。用上联形容目下境况，竟无比贴切。只是不知，先生作联时，是何等心情。

此联作于抗战时期的重庆，其时先生正在《新民报》坚守“最后关头”，住在南温泉乡间茅舍。茅舍漏风漏雨，先生曾自嘲为“待漏斋”。后，更名为“北望斋”，取陆游“王师北定中原日”诗意，表达抗战必胜的信心和决心。此联即为先生为“北望斋”所题。

下联好解，乃借南宋权奸贾似道的西湖别墅（名“半闲堂”）影射在南温泉建豪华公馆的国民党大官僚孔祥熙——孔公馆与“北望斋”仅一山之隔。意在讥讽国民政府大佬们贪图个人享乐、罔顾民族存亡的无耻行径。将“半闲堂”与“北望斋”并置，仿若杜甫将“朱门酒肉臭”与“路有冻死骨”放在一起，不加评判而张力自显，忧国忧民之心在焉。

庚子年正月二十几了，我们整个村子的人都还窝在家里。因为疫情，我们在浙江打工的工厂还没开工，学生们也都延迟开学待在家里，完全依靠手机或电脑听课、学习。

我除了每天看着孩子写作业外，几乎无所事事。由于我们平时都不在家，家里也没买电视机，更没拉网线，孩子在线学习后，我们两口子只能把手机乖乖地交给孩子。都是手机控的两个人，就这样硬生生地戒掉了手机瘾。每天除了在院子里晒晒太阳，聊聊天，就是给老人和孩子换着花样做好吃的。你还别说，平时都捧着手机各玩各的两个人，夫妻感情一下子就升温了不少。

昨天是周末，老师布置的线下作业少一点，我就想着让孩子们放松一下，带他们去空旷的田野里玩玩。老婆在一旁提议说去放风筝，得到孩子的赞同。

在柜子顶上，我们找到孩子从前的风筝，老婆用毛巾小心翼翼地将它擦拭干净，又整理好风

市井传真

谢。第四次，是我有天夜里睡不着，发了个朋友圈吐槽。发完我立即删了。结果，她看见了，给我留言说：丹丹老师怎么了？要睡好美容觉哦。我回复了一个拥抱与晚安的表情。第五次，就是年前，她说自己2020年2月20日要领证啦，希望我能写篇爱情故事。我问，是想让我写她的爱情吗？她发了个害羞的表情说，是的。我说，好吧，我试试。

我是守约的人。昨天睡前就想着这个事儿，今天起床后就给她留言，却一直等不到她的回复。想到她是护士，在这非常时期，我对她格外牵挂起来。这时，医务工作者，都是在火线上的战士。没有她

史海追索

之隔。意在讥讽国民政府大佬们贪图个人享乐、罔顾民族存亡的无耻行径。将“半闲堂”与“北望斋”并置，仿若杜甫将“朱门酒肉臭”与“路有冻死骨”放在一起，不加评判而张力自显，忧国忧民之心在焉。

有人将上联作如此解：千里足，指千里马。“自停千里足”，即是说能行千里的双脚暂且停步，抒发了先生在国民当局新闻检查之下有志难展的激愤。对此，我稍有异议。如做此解，则上下联均表达对国民当局的不满，这与“北望斋”之主题有游离之感。一贯谦虚内敛的张恨水先生也断不会自比“千里马”。何况，先生在“北望斋”笔耕不辍，创作抗战作品达八百万言，何曾停下过脚步？故，我以为，此

生活小记

箏线，我们一家四口欢快地去奔向田野里。

午后的阳光很温暖，连风都是柔的，暖的。在空旷的田野里，我们喊着，笑着，跑着，跳着……此时，大地上已铺满一层绿油油的麦苗，就像一块巨大的绿地毯，令人顿时心旷神怡。

最后我们选了一块麦苗相对较浅的地方，我拽着风筝线在地里奔跑，儿子和女儿都在我身后追逐着。他们像刚出笼子的小鸟一样，蹦着，跳着，打着，闹着，还不时地伸开双臂，大喊着：“嗨——我来啦——”

似乎是要拥抱这迷人的大自然。老婆在不远处，情不自禁地放声唱起来：

我的家乡在这美丽的平原上，碧绿的麦苗倾听着春风在歌唱，

放羊的人啊，你可曾听到，

祝福

黄丹丹

的消息，我就一直很不安。

这个特殊时期，浪漫的爱情在生与死面前，都变得次要了。我一点儿也没有写爱情故事的冲动，这段时间，我目光聚集的是疫情。前两天深夜睡不着，我在手机上码了一篇叫《爱之疫》小说，码到一半，放弃了。心不安宁，什么都写不好。甚至读书，我也根本读不进。疫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。那天，我写了一篇《解禁后，你想做些什么》，大家留言回复自己最想做的事，其实都是过去，我们所做的司空见惯的事儿。经历了这场灾难，等一切恢复正常后，不知大家还记不记得，自己此刻对寻常生活的期盼。也许那

闭户自停千里足

朱显亮

处的“千里足”并非“千里马”之谓，而是实指先生在日寇铁蹄的驱赶之下由南京而潜山、由潜山而武汉、由武汉而重庆的千里跋涉，言颠沛流离之苦，意在表达对侵略者的愤怒。如此解，上联控诉日寇、下联讥讽反动当局，意义方无“合掌”之嫌，而且，更好诠释了先生将“待漏斋”改为“北望斋”的意义——从自怨自艾的“小我”走向了关心民族危亡的“大我”，先生的“精进不已”由此可见一斑。

文学作品当然可以也必须风格各异、百花齐放，但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境界也有高下之分，有学者说杜诗胜于李诗，即是就“境界”二字而言。《穆天子传》载，周穆公在大风雪中作《黄竹歌》哀悼人民的

时候，此刻的期盼会被新的狂欢所替代。人是很健忘的。

我不知道之前计划今天领证的小姑娘此刻在做什么。她相爱多年的恋人学成回国了吗？亲爱的J姑娘，如果你看到我的这篇小文，请和我联系。我很牵挂你。如果你穿着防护服在工作，请一定保护好自己。还有，请原谅，我是一个很慢热的人，不擅长与不熟悉的人交流，之前你五次和我联系，我的回复都显得很轻慢，但那不代表我对你这个人冷漠。我珍惜每一份情缘，尊重每一个与我有交集人，也许正因为此，我才会比较少言。我一直觉得，做大于说。如果你如期领了证，祝你永远幸福，百年好合。如果领了证，就把好消息分享与我，说不定，我会突发灵感，为你写一篇你喜欢的爱情故事。

希望一切曾经计划的事情，都不仅仅是被计划，而是在时间之旅中，纷纷抵达。

冻饿。鲁迅先生《无题》诗“万家墨面没蒿莱，敢有歌吟动地哀。心事浩茫连广宇，于无声处听惊雷”，即是化用了周穆公之典。那么，如何从“小我”走向“大我”，如何将个人的小心事与“广宇”联系起来，应该是每一个写作者的追求，至少，应于此有所思考，哪怕“虽不能至，而心向往之”，也是好的。

冠状病毒疫情再一次教育我们，你、我、他相连，每一个个体都与社会息息相关，正如鲁迅先生在病中写下的“外面的进行着的夜，无穷的远方，无数的人们，都和我有关”。这种相关性要求我们对“他者”葆有应有的尊重，哪怕这个“他者”仅仅是悬崖峭壁上的山洞中昼伏夜出的蝙蝠。如果说抗疫之时，我们的“闭户自停千里足”含有对“他者”的尊重和对社会的负责之意，那么我希望这种尊重和负责能在疫情之后坚持下去，坚持在日常起居、一言一行当中，果能如此，则我们的生活室内烟火依旧、窗外繁华依旧。

放风筝

黄廷付

我的心已顺着歌声奔跑
……

儿子从我手里接过了风筝线，和女儿一起仰望天空，继续往前跑着，跳着。我和老婆坐在麦田里，望着嬉戏的孩子们，又望了望蓝蓝的天空，相视一笑。

如果不是这场瘟疫，我们也许早就像风筝一样飞向远方。故乡又会成了风筝线，不管我们飞多高，飞多远，那根线都会把我们紧紧地牵着。直到有一天，我们飞不动了，或许儿女又成了风筝，我们将成为在故乡里放风筝的人。

我不由自主地躺到地上，伸开双手，仰望天空。很久没有这么近距离地靠近这块土地了，躺在大地的怀抱里，我的心里有了前所未有的踏实和温暖。此时此刻，我嗅到了泥土的芬芳，麦苗的芳香，这是家乡的味道，这是春天的气息。

